

古經今譯——談談「靈鷲山」等

高明道

任何語言都不斷在演變。四五十年前的白話跟當今國語不同，一兩百年前的官話差異更大，遑論唐宋、魏晉、秦漢各層次的文言。無論是一般性的讀物還是專業領域的書籍，除非特地去學習或從事相關研究，不然語言紀錄年代越早，今人閱讀的困難也越大。正因如此，早期翻成華文的宗教典籍，對現代信徒大眾而言，要看懂自非易事，所以從教法的流通、文化的傳承乃至知識的普及來看，有必要用當今的語言來解說，甚至乾脆重新翻譯。然而依筆者接觸過的有限資料來判斷，對聖典翻譯諸多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主要是基督宗教的學者。¹相較之下，中國傳統的佛教界與佛學界頗為沈默，不是第 *n* 次介紹古代譯場制度，就是安心反芻「五不翻」等古人說詞。實際上，涉及度語的問題簡直講不完，因為不單東漢、北宋之間的舊譯還有眾多問題猶待解決，且更一直都有人繼續翻譯佛教的資料——修多羅、開示錄、文章、專書等等，範圍甚廣，包括用語體文來翻譯古文以及從巴利語或藏文將經、律、論和古德著作譯成華文。尤其當代的這些譯作乏人討論，感覺上不是件好事情，更何況古今的關係十分密切。

舉例來說，巴利 *Dīghanikāyo*（《長部》）所載“*rājagahe viharāmi gijjhakūṭe pabbate*”（*Mahāsīhanādasuttam*、*Mahāparinibbānasuttam*）、“*bhagavā rājagahe viharati gijjhakūṭe pabbate*”（*Mahāparinibbānasuttam*、*Mahāgovindasuttam*、*Udumbarikasuttam*、*Āṭṭānāṭṭiyasuttam*）、“*bhagavā rājagahe viharanto gijjhakūṭe pabbate*”（*Mahāparinibbānasuttam*）和“*bhagavā vehāsaṃ abbhuggantvā*

gijjhakūṭe pabbate paccupaṭṭhāsi”（*Udumbarikasuttam*）等四句，其中的“..... *rājagahe viharāmi/viharati/viharanto gijjhakūṭe pabbate*”與“..... *gijjhakūṭe pabbate paccupaṭṭhāsi*”，前年（2012年）大陸出版的《長部》譯本分別作「我曾住於王舍城鷲峰山」²、「我住於王舍城鷲峰山上」（二次）、「（世尊）住於王舍城鷲峰山」³、「（世尊）住於王舍城鷲峰山中」⁴、「（佛）住於王舍城鷲峰山」⁵、「（世尊）住在王舍城鷲峰山上時」⁶及「（世尊）落在鷲峰山上」⁷。以上八個出處中，三個見於《大般涅槃經》，而該經之前（2006年）已有單行譯本在香港刊行。⁸譯者蕭式球將三個相關的地方分別翻為「世尊在王舍城的靈鷲山停留」（“*bhagavā rājagahe viharati/viharanto gijjhakūṭe pabbate*”）、「我在王舍城的靈鷲山停留」（“*rājagahe viharāmi gijjhakūṭe pabbate*”）⁹。比蕭氏更早（2005年）有臺灣的廖文燦將 *Mahāparinibbānasuttam* 編入其《巴利語佛經選譯》，不過經題改為《遍涅槃大經》¹⁰，上述三句經文則前後作「有幸者在王舍城，住在鷲（ㄐ一又、）峰山」、「有幸者在王舍城，正在住在鷲峰山」、「我在王舍城，住在鷲峰山」¹¹。各個譯者風格不同，但本文縮小範圍，只針對“*gijjhakūṭe pabbate*”來論，廖氏的「在鷲峰山」、蕭氏的「在……靈鷲山」與段晴等人的「於鷲峰山（上／中）」或「在鷲峰山上」，還是有明顯的共同點——「靈鷲山」和「鷲峰山」，均是古人用語。當然，對有傳統佛教背景的讀者來說，古早的術語有一種親切感。雖然如此，但也無妨質疑這樣的選擇是不是最理想。

上述片語的翻譯，臺灣、香港跟大陸三地當今譯者都未參考西文譯本。以英語為例，“gijjhakūṭe pabbate”就有 Rhys Davids 的“on the hill called the Vulture’s Peak”、Ñāṇamoli 的“on the mountain Vulture Peak”、Sujato 的“on the mountain Vulture’s Peak”、Bodhi 的“on Mount Vulture Peak”、Walshe 的“at the Vultures’ Peak”、Piyadassi 的“on the Vulture’s Peak”¹²等多種譯法，但這些對現代中文的影響似乎還很小，筆者找到三筆資料。其中兩筆用「鷹頂峰」——陳慈蘭《阿爾卑斯山禪修記》「當時世尊安居在王舍城，一天帶領弟子們行禪至『鷹頂峰』（Mount Vulture Peak）的一個絕壁斷崖（Patibhana Peak）邊」和中華民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亞洲及大洋洲·Republic of Korea 大韓民國》網頁「靈山齋」的《遺產說明》所謂「韓國佛教文化的核心要素——靈山齋，是一種對在印度鷹頂峰的妙法蓮華經佛教文化傳播方式的重新制定，透過這個儀式，可以表現出哲學性與精神性的佛教訊息，參與這個儀式的人也因此發展出自律的規範」¹³，另一筆說「禿鷹峰」，即《百度百科·拉傑吉爾丘陵》：「拉傑吉爾丘陵¹⁴是佛教和耆那教的重要聖地，佛陀釋迦牟尼常在此說法，過去稱為格里德羅古塔（Gridhrakuta）或禿鷹峰（Vulture’s Peak）的恰塔基里（Chhatagiri）是佛陀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¹⁵。就字面意思論，「禿鷹峰」跟“Vulture’s Peak”較為貼切，而陳慈蘭的「鷹頂峰」犧牲括弧裡的“Mount”，並用「頂峰」這個雙音節詞來翻譯“Peak”，且以不等於「禿鷹」的「鷹」代替“Vulture”，整體上不太忠於原文。

據上列文獻可知英語譯詞有廣（“the hill called the Vulture’s Peak”、“the mountain Vulture Peak”、“the mountain Vulture’s Peak”、“Mount Vulture Peak”）、略（“the Vultures’ Peak”、“the Vulture’s Peak”）兩種不同的度語方式。廣譯又分成兩種形態：一種以“Mount Vulture Peak”三詞合為一個專有名詞，另一個是個別看待其中成分——把

“Vulture(s) Peak”當作專有名詞，然後用“hill”、“mountain”指明類別。略譯則直接省略類別的稱謂。這種情形在德語的“gijjhakūṭe pabbate”譯語同樣看得到。例如 Dutoit 的《本生》譯本，第一冊多用“auf den/dem Geierskopf”或“nach dem Geierskopf”，但有一個地方則說“auf dem Berge Geierskopf”，而第六冊便改為“auf dem Geiersberge”¹⁶；Franke 的《長部》選譯本，《導論》中說“nach dem Geierkopf-Berge”，譯文本身則用“auf dem Geierberge”¹⁷；Neumann 的《中部》譯本採取“am Geierkurm”，但是同譯者的《經集》卻翻作“am Geierkurm, im Gebirge”¹⁸；Nyāṇatiloka 的《增支部》譯本原來說“auf dem Geierskurm”，等到 Nyāṇaponika 的修訂本，就變成“auf der Geierspitze”¹⁹；Saß 的《長老尼偈》翻譯，前後用“zum Gipfel Geierberg”及“zum Gipfel auf den Geierberg”²⁰。可見，甚至有不少例子是同一個譯者兼用廣、略二式。較簡短的譯法有“der Geierskopf”、“die Geierspitze”、“der Geierskurm/Geierkurm”、“der Geiersberg/Geierberg”，廣譯的“der Berg Geierskopf”、“der Geierkopf-Berg”、“der Geierkurm, das Gebirge”、“der Gipfel Geierberg”、“der Gipfel, der Geierberg”，則以“Geierskopf/Geierkopf”、“Geierkurm”和“Geierberg”為專有名詞，以“Berg”、“Gebirge”與“Gipfel”為類別。不過總的來說，這些早期譯語共同處跟英語一樣，一律採取意譯。至於像 Emmrich 的“am Berg Gijjhakūṭa”，意譯類別，音譯山名²¹，似是近代、極罕見的現象，不知是否受這幾年漢文《阿含》英譯的影響。例如 Bingenheimer 的《〈別譯雜阿含〉研究》把「耆闍崛山中」²²多譯作“on Gijjhakūṭa Mountain”²³，但也有翻成“in the Gijjhakūṭa mountains”與“on Gijjhakūṭa”的地方²⁴，且用“to Gijjhakūṭa”²⁵來表達「向靈鷲山」和「（往詣）靈鷲山中」²⁶。當然，這是特別複雜的例子，因為首次看到單、複數互用，不過畢竟是代表音譯地名的趨勢，正如 Wenzel 參照梵語，將「耆闍崛山」翻作“Mount

Ḡṛdhrakūṭa”，或如 Tropper 把對等的藏文譯成 “auf dem Berg Ḡṛdhrakūṭa”²⁷。

上引英、德語的 “gijjhakūṭe pabbate” 譯語例可以歸納如下：

| gijjha- | kūṭe | pabbate |
|--------------------------|------|-----------------|
| the Vulture's | Peak | the hill called |
| Vulture/Vulture's | Peak | the mountain |
| Vulture | Peak | Mount |
| the Vultures'/Vulture's | Peak | |
| Geierskopf | | der Berg |
| der Geierkopf- | | Berg |
| der Geierkurm | | das Gebirge |
| Geierberg | | der Gipfel |
| der Geierberg | | der Gipfel |
| der Geierskopf | | |
| die Geierspitze | | |
| der Geierskurm/Geierkurm | | |
| der Geiersberg/Geierberg | | |

不過西文翻譯的細節就此擱下，再回到當今巴利譯者採納的「靈鷲山」與「鷲峰山」。二者當中，「靈鷲山」的年代較早。最初且最頻繁使用此名稱的譯者看來是西晉的竺法護。法護許多譯本裡用到「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之類的句子，諸如《生經》、《濟諸方等學經》、《普門品經》、《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如幻三昧經》、《大哀經》、《順權方便經》、《海龍王經》、《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無希望經》、《大寶積經》的《密迹金剛力士會》、《寶髻菩薩會》²⁸等等。尤其是法護的《法華經》譯本《正法華經》中《如來現壽品》所謂「佛來至於 靈鷲

之山」²⁹，無疑影響到鳩摩羅什在《妙法蓮華經·如來壽量品》說「常在靈鷲山」³⁰，以致在遠東隨著《法華》引起的普遍信仰而家喻戶曉。要注意的是：除了「靈鷲山」外，法護曾經用過另一種譯法，即「靈鳥頂山」。《德光太子經》序分是個好例子，因為該地名前後兩次出現：「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鳥頂山，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菩薩五百人俱。爾時賢者賴吒和羅止頓舍衛國。盡夏三月，更新具衣鉢，著其被服，與百新學比丘俱，所作已辦，共遊諸國，往詣王舍大城靈鳥頂山。」³¹在此規則作「靈鳥頂山」的這個專有名詞，偶爾也簡化為「靈鳥山」，如《須摩提菩

薩經》：「一時佛在羅閱祇靈鳥頂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菩薩萬人俱。爾時羅閱城大國有長者，號曰郁迦。郁迦有女，名須摩提，厥年八歲。歷世奉敬過去無數百千諸佛，積累功德不可稱計。時須摩提從羅閱祇大國出詣靈鳥山，行到佛所。」³²然而不管是「靈鳥頂山」還是「靈鳥山」，由於可確定的例子只有法護在若干地方使用³³，對一般讀者頗為陌生，部分版本就加以編輯，把它「規範化」，像《高麗藏》本《幻士仁賢經》的「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鳥山」和「於是仁賢緣本功德，承佛威神，出王舍城，至靈鳥山」³⁴，舊宋本及宋、元、明等藏，「鳥」字都改為「鷲」字³⁵；或如舊宋本《月光童子經》的「一時佛遊於王舍城靈鳥頂山」，宋、元、明諸藏倒過來作「一時佛遊於王舍城靈鳥山頂」，而《高麗藏》改為「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³⁶。倒有一例，當今版本一致，而古代引文保留未修訂的狀態，即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破邪篇·引證部》引述《心明經》「佛游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眾俱」³⁷，後來的木刻藏經皆作「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五百比丘、四部眾俱」³⁸。

如果說「靈鷲山」是西晉竺法護的最愛³⁹，「鷲峰山」就堪稱唐宋譯師的專用品——玄奘、義淨、不空這些重量級的翻譯家都曾用過它，而首先推動者無疑是鼎鼎有名的唐三藏。以玄奘六百卷的《大般若經》為例，《初分》開頭表明「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頂」⁴⁰，《第二分》、《第三分》、《第四分》則調整為「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中」⁴¹，《第五分》、《第六分》又回到「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頂」⁴²，而《第十五靜慮波羅蜜多分》⁴³再次說「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中」⁴⁴。無論講「山頂」抑或「山中」，「鷲峯」是嶄新的用語⁴⁵，所以令唐代的注釋者感到有必要加以解釋。例如唐慧琳百卷《一切經音義》中，第一卷「鷲峯」下便說明：「上音『就』。西國山。此山高峻，鷲鳥所居。或名『靈鷲山』，或云『鷲嶺』，皆一山而異名也。如來於此山中得轉法輪甚多聖跡。在中天界。」⁴⁶卷第二十九則針對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薄伽梵在王舍

城鷲峯山頂」⁴⁷的「鷲峯山」補充：「上音『就』。西國靈山名也。古曰『祇闍崛山』，是存梵語，訛也。此山多鷲鳥，因以為名也。」⁴⁸可見，慧琳一方面認為「鷲」字的發音不是每個讀誦者都知曉，需要注音，另一方面覺得大家對意譯的「靈鷲山」與音譯的「祇闍崛山」夠熟悉，可以直接透過傳統的用語認識陌生的新詞語。⁴⁹至於命名的緣由，慧琳所提的「鷲鳥所居」跟玄奘遊記的記載吻合。參《大唐西域記》：「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娑栗陀羅矩吒山。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⁵⁰

大體上，較早譯本的用詞、文句沒有特別問題的話，玄奘就接受且沿用。那麼，他既然積極以「鷲峰山」取代之前的譯法，一定是認定原來的措詞不圓滿。音譯方面，《大唐西域記》明文表態，在「娑栗陀羅矩吒山」下附有雙行夾注說：「唐言『鷲峯』，亦謂『鷲臺』」⁵¹。舊曰『耆闍崛山』，訛也。」至於意譯的部分有何不足，似乎並未交待。其實也不是都沒有線索。慧琳之前編眾經音義的玄應在為玄奘譯本《大菩薩藏經》整理訓釋時，「鷲峯」下說：「梵言『娑栗陀羅矩吒山』，此云『鷲峯』，或言『鷲臺』。言此山既栖⁵²鷲鳥，又類高臺也。舊云『耆闍崛山』者，訛略也。」⁵³基本上，資料還是不出《大唐西域記》的範圍。然而《妙法蓮華經》的音義中，「耆闍崛山」下則多了重要的訊息：「或言『伊沙崛山』⁵⁴，或言『揭梨馱羅鳩胝山』⁵⁵，皆訛也。正言『娑栗陀羅矩吒山』，此譯云『鷲臺』，又云『鷲峯』。言此山既栖鷲鳥，又類高臺也。舊譯云『鷲頭』，或云『靈鷲』者，一義也。又，言『靈』者，仙靈也。案：梵本無『靈』義。依《別記》云：『此鳥有靈，知人死活。人欲死時，則群翔彼家，待其送林，則飛下而食。以能懸知，故號『靈鷲』也。』」⁵⁶這樣就明白：梵語的稱謂既然不包括「靈」這個語意成分，而「靈鷲」又忽略「類高臺」的意涵，嚴謹的玄奘怎麼可能放過？怪不得玄奘的大弟子窺基在《〈妙法蓮華經〉玄贊》上評論說：「名『靈鷲山』訛而略也。」⁵⁷

玄應引述的《別記》如今已佚，不過唐人經注裡，他處亦參考同一段話⁵⁸。例

如唐西明寺圓測法師為「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仁王般若波羅蜜經》撰《〈仁王經〉疏》，解釋「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⁵⁹時說：「『耆闍崛山』者，音訛略也。正言『姑栗陀羅矩吒山』。唐云『鷲峯』，又云『鷲臺』。此山既栖鷲鳥，其形又類高臺，故以名鳥。舊云『鷲頭』，或云『鷲嶺』，或云『靈鷲』者，皆一義也。依《智度論》，釋有二義，一云山頭似鷲，故云『鷲頭』。一云鷲居山頂，故名『鷲頭』。謂：王舍城南屍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食之，還在山頭，時人遂名『鷲頭山』也。⁶⁰又《別記》云：『「靈」者，仙靈也。此鳥有靈，知人死活。人欲死時，群翔⁶¹彼家。待其送林，則飛下食，而以能懸知，故號「靈鷲」也。』又真諦《七事記》云：『《律毘婆沙》說釋迦本行菩薩道時，為化物故，受鷲鳥身。其父母老而眼失明。為報恩故，求食供養。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入山見之，因問供養有何功德。鷲鳥如法為說。長者大喜，言：「汝是山中善神。從今以去盡我餘年當供養汝！」一切諸鳥因此皆得供養。鷲語諸鳥言：「汝等當報施主恩！」諸鳥不得其意，日日盜他財物，遺餉長者。諸人失物，向王陳訴。王問長者，長者依事奉答。王聞驚物，遂入山。是鷲為說法，王大歡喜，後送供養。此山因靈鳥所居，故名「靈鷲山」也。』⁶²真有意思：為了佛化法護的譯詞，真諦還特地搬出一則本生故事！⁶³漢譯的律釋中原來有該山名的解說，不過樸實簡單多了。簫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舍利弗品》記載：「又，言『耆闍崛山中』，此是現如來住處。『耆闍』者，鷲鳥；『崛』者，頂也。耆闍鳥食竟，還就山頂栖⁶⁴，是故名之『耆闍崛山』。又有法師解：山頂石形如似鷲鳥，是故名『耆闍崛山』。」⁶⁵

值得注意的是：《善見律毘婆沙》的說法跟巴利經注的理解大體一致。⁶⁶覺音（Buddhaghosa）整理的資料中，《長》、《中》、《增支》諸部以及《律藏》，注中各有一處解釋，措詞稍異，意義無別。以《中部》*Cūladukkhakkhandhasuttam* 的注為例：「這座山有個像禿鷹的頂峰，所以叫作『禿鷹頂峰』。或者：也是因為諸多禿鷹住其叢峰上，所以叫作『禿鷹頂

峰』。」⁶⁷足見印度傳統的詮釋本來並未統一，到底是一個山頂、一只鳥還是多個，理解分歧。然而無論如何，山的名稱皆為單數，所以儘管注釋者各有發揮，還不致於影響名稱的翻譯。那麼，既然法護「靈鷲山」的「靈」，唐人早就知道有問題，而玄奘「鷲峯山」的「鷲」，古人也都傷腦筋，搞不清楚是那種鳥⁶⁸，因為漢唐中國版圖內沒有兀鷹這種專門吃死屍的肉食鳥，在這種情況下，新譯釋典，仍然堅持沿用有歷史包袱的譯語，還是學習古代譯經大德的精神，追求精確而不拘泥於訛誤，應該是當今譯者必須正視的一個課題。當然，除了「禿⁶⁹鷹峰山」之類的意譯外，另可參考東漢最早譯摩訶衍契經的支識，因華夏既無 *gijjha/grdhra* 鳥，華語裡又找不到它的稱謂，就直接採音譯的方式來處理⁷⁰，只是當今國語並沒有和巴利語“g”、“jh”、“ṛ”對應的子音，所以在此要貼切的音譯恐怕比意譯更難。



- ¹ 例如 Glen G. Scorgie、Mark L. Strauss、Steven M. Voth 編 *The Challenge of Bible Translation: Communicating God's Word to the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Ronald F. Youngbloo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3) 等等。
- ² 見段晴等譯《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上海, 中西書局, 2012) 第 122 頁(皮建軍譯、段晴校改《大獅子吼經》)。
- ³ 同上, 第 243、220 頁(段晴、李穎譯《大般涅槃經》)、第 510 頁(段晴、普倉譯《阿吒那智經》)。
- ⁴ 同上, 第 306 頁(朱競旻、段晴譯《大典尊經》)。
- ⁵ 同上, 第 408 頁(段晴、周利群譯《優曇鉢獅吼經》)。
- ⁶ 同上, 第 225 頁(段晴、李穎譯《大般涅槃經》)。
- ⁷ 同上, 第 419 頁(段晴、周利群譯《優曇鉢獅吼經》)。
- ⁸ 即《〈長部〉十六〈大般涅槃經〉譯言》, 收錄於香港志蓮淨苑 2006 年刊行之《巴利文翻譯組學報》創刊號第 103-218 頁。
- ⁹ 同上, 第 107、116、156 頁。
- ¹⁰ 見廖文燦《巴利語佛經選譯》(嘉義, 法雨道場, 2005) 第 232-321 頁。
- ¹¹ 見第 232、241、274 頁。
- ¹² 分別見 T. W. Rhys Davids 譯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Vol. I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reprint) 第 239 頁、Bhikkhu Nāṇamoli 譯、Bhikkhu Bodhi 修訂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第 187 頁、Bhikkhu Sujato 著 *White Bones, Red Rot, Black Snakes: A Buddhist Mythology of the Feminine* (Santipada, 2012) 第 169 頁、Bhikkhu Bodhi 譯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第 202 頁、Maurice Walshe 譯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第 156 頁、Piyadassi Thera 譯 *Atanatiya Sutta: Discourse on Atanatiya* (<<http://www.accesstoinight.org/tipitaka/dn/dn.32.0.piya.html>>, 19.1.2014)。
- ¹³ 分別見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MAG/mag142528.pdf>>, 5.3.2013 (原來的出處應該是《慧炬》第 482 期[2004.08.15])、<<http://twh.boch.gov.tw/NonMaterialContent.action?id=179>>, 16.1.2014。後者是官方網站, 頂多怪它文句不順(英語原文作“A central element of Korean Buddhist culture, Yeongsanjae is a re-enactment of Buddha's delivery of the Lotus Sutra on the Vulture Peak in India, through which philosophical and spiritual messages of Buddhism are expressed and people in attendance develop self-discipline”, 見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index.php?RL=00186>>, 16.1.2014), 但前者是佛教信徒作品, 反映一種華人圈內新興佛教信仰, 不得不注意。例如「行禪」這新動詞的使用跟巴利原文“*atha kho bhagavā sambahulehi bhikkhūhi saddhīm yena paṭibhānakūto tenupasaṅkami*” (出自 *Saṃyuttanikāye* 5. *Ma-*

hāvagge 12. *Saccasaṃyutte* 5. *Papātavagge* 2. *Papāta-suttam*) 差異很大。

- ¹⁴ 英語是“Rajgir Hills”。
- ¹⁵ 見 <http://baike.baidu.com/view/2028928.htm?tp=9_01>, 16.1.2014。
- ¹⁶ 見 Julius Dutoit 譯 *Jātakam: Das Buch der Erzählungen aus früheren Existenzen Buddhas. Erster Band* (Leipzig: Lotus-Verlag, 1908) 第 61 頁等、第 116 頁及 *Sechster Band* (Leipzig: Radelli & Hille, 1916) 第 172 頁。
- ¹⁷ 見 Rudolf Otto Franke 譯 *Dīghanikāya, das Buch der langen Texte des buddhistischen Kanon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13) 第 xxiv、143 頁。
- ¹⁸ 分別見 Karl Eugen Neumann 譯 *Die Reden Gotamo Buddhos aus der Mittleren Sammlung* (München: R. Piper & Co., 1919) 第 259 頁、*Die Reden Gotamo Buddhos aus der Sammlung der Bruchstücke* (München: R. Piper & Co., 1921) 第 163 頁。
- ¹⁹ 分別見 Nyāṇatiloka 譯 *Die Reden des Buddha aus dem "Anguttara-Nikāya". Viererbuch* (München-Neubiberg: Oskar Schloß Verlag, 1922) 第 47 頁、Nyanatiloka 譯、Nyanaponika 修訂 *Die Lehrreden des Buddha aus der Angereichten Sammlung. Viererbuch* (Freiburg im Breisgau: Aurum Verlag, 1984) 第 35 頁。
- ²⁰ 見 Ekkehard Saß 譯 *Theragāthā und Therīgāthā: Die Lieder der Mönche und Nonnen* (<http://www.palikanon.com/khuddaka/thera/thera_theri_sass.html>, 6.3.2013) 中 *Therīgāthā* 第 48、108 偈。只有這個譯者將“*kūṭe*”跟“*pabbate*”倒過來, 且就語法論, 後者有點問題。
- ²¹ 見 Christoph Emmrich 著 *Die kurze, die lange und die richtige Zeit: Temporale Formen von Welt und Erlösung im Suttapiṭaka* (HeiDOK - Der Heidelberger Dokumentenserver, 2012) 第 154 頁。
- ²² 見 T 2.100.382 a 6-7 等。
- ²³ 見 Marcus Bingenheimer 著 *Studies in Āgama Literature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horter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臺北,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1) 第 133 頁等。另參 Anālayo 著“*Pacceka-buddhas in the Isigili-sutta and its Ekottarika-āgama Parallel*” (*Cana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6 [2010]) 第 6 頁用“*on Mount Gijjhakūṭa*”來翻譯這個片語。
- ²⁴ 同上, 分別見第 237、239 頁。
- ²⁵ 同上, 分別見第 238、241 頁。
- ²⁶ 分別見 T 2.100.390 c 14、391 b 6。
- ²⁷ 分別見 Claudia Wenzel 著“*The Image of the Buddha: Buddha Icons and Aniconic Traditions in India and China*” (*Transcultural Studies* [2011.1] 第 266 頁)、Kurt Tropper 著 *Die Akṣobhyavyūhasūtra-Inschrift in Alchi: Ein Beitrag zur Kanjurforschung* (Wien 1996) 第 26 頁。另外有學者抉擇將漢文的「山」字乾脆不翻, 如 Paul M. Harrison 著“*Mañjuśrī and the Cult*

of the Celestial Bodhisattvas”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13 [2000] 第 166 頁) 的 “on the Gr̥dhra-kūṭa” (「耆闍崛山中」)、Koichi Shinohara 著 “The Kasāya Robe of the Past Buddha Kāśyapa in the Miraculous Instruction Given to the Vinaya Master Daoxuan (596~667)” (同上, 第 349 頁) 的 “at the Gr̥dhra-kūṭa” (「在鷲頭山」)、Elsa I. Legittimo 著 “Re-opening the Maitreya-files. Two almost identical early Maitreya sūtra translations in the Chinese Canon: Wrong attributions and text-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1.1-2 [2008 (2010)] 第 270 頁) 的 “on the Gr̥dhra-kūṭa” (「鷲頭山中」) 或 Thomas Eijō Dreitlein 著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Kūkai’s Secret Key to the Heart Sūtra” (*高野山大學密教文化研究所紀要* 第 24 號 [2011] 第 21 頁) 的 “at Gr̥dhra-kūṭa” (「在鷲峰山」), 也有綜合譯法, 如 Robert E. Buswell, Jr. 著 *The Form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第 185 頁 將《金剛三昧經》的「耆闍崛山中」(T 9.273.365 c 27) 翻作 “on Mount Gr̥dhra-kūṭa (Vulture Peak)”。

²⁸ 分別見 T 3.154.75 b 20、101 b 15、105 a 20 以及 T 9.274.374 c 6、T 11.315a.770 c 6、T 11.318.890 c 8、T 12.342.134 a 23、T 13.398.409 a 7、T 14.565.921 c 11、T 15.598.131 c 12、T 15.627.406 b 20、T 17.813.775 a 6、T 11.310.42 b 8、T 11.310.657 a 12。

²⁹ 見 T 9.263.114 c 28。

³⁰ 見 T 9.262.43 c 5。

³¹ 見 T 3.170.412 a 6-10。

³² 見 T 12.334.76 b 6-11。

³³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第七收錄「未詳作者」的《〈首楞嚴三昧經注〉序》，末尾附雙行夾注說：「安公經錄云：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支讖所出。其經首略『如是我聞』，唯稱『佛在王舍城靈鳥頂山中』。」(見 T 55.2145.49 a 14-15。宋、元、明諸藏「日」後有「於」字。) 注中安公錄的說法，應該是僧祐補上去的，不過《出三藏記集》卷第二對等處，僧祐表示支讖的《首楞嚴經》為「今闕」(6b 11)。僧祐既然看不到，怎麼知道經文開頭是如何說的？據《祐錄》，鳩摩羅什之前《首楞嚴經》譯本不少(4a 15-18)，只是多屬「今闕」狀態。相傳法護有兩個譯本：佚失的《勇伏定經》(9a 1-2) 跟尚存的《首楞嚴經》(7c 5)。後者，僧祐特地注明「首稱阿難言」，有意與「首略『如是我聞』」加以區別。不過從《〈首楞嚴三昧經注〉序》的用詞隱約看出法護的風格——「勇伏定意」只有他用過(T 3.186.537 c 2)——，且明文說「晉曰」(48c 18)，所以筆者判斷此所謂「首楞嚴三昧經」並非支讖的譯本，而是出自法護之手。此外還需探討的是《申日經》「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鳥頂山」(T 14.535.817 c 27-28)，但礙於篇幅，茲不贅論。

³⁴ 分別見 T 12.324.31 a 9、b 9-10。

³⁵ 參《大正藏》輯勘注。

³⁶ 見 T 14.534.815 a 8。

³⁷ 見 T 53.2122.698 b 23-24。

³⁸ 見 T 14.569.942 a 17-18。

³⁹ 據所引經文，可知法護的譯法亦有廣略之分——「靈鳥頂山」為廣，「靈鷲山」、「靈鷲之山」、「靈鳥山」屬略——，不過差別不像西文在「山」，而在「頂」到底有沒有譯出來。Max Deeg 著 “Creating religious terminolog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1.1-2 [2008 (2010)] 第 105 頁) 誤以為「靈鷲山」(“spiritual vulture mountain”) 的「山」是翻譯 “kūṭa”，大概因為沒有注意到該山名後習慣上都接著一個表示「山」的名詞 (pabbata/parvata)。第 96 頁將「耆闍崛山」看成 “redundant hybrid loanword” 是同樣的問題。

⁴⁰ 見 T 5.220.1 b 8。

⁴¹ 見 T 7.220.1 b 6、427 b 7、763 b 7。

⁴² 同上，865 c 7、921 a 26。

⁴³ 《第七、第七曼殊室利分》至《第十四、精進波羅蜜多分》都是在別處宣揚的。

⁴⁴ 見 T 7.220.1055 c 7。

⁴⁵ 這個事實，古人很清楚，例如《開元釋教錄·別錄中偽妄亂真錄》針對《要行捨身經》批評說：「右一經，不知何人所造。邪黨盛行，經初題云『三藏法師玄奘譯』。按：法師所譯無有此經，偽謬之情昭然可見。且述四件，用曉愚心：一、偽經初云『王舍城靈鷲山』者，靈鷲山名，古譯經有。奘法師譯，皆曰『鷲峯』。今言『靈鷲』，一偽彰也。」(T 55.2154.672 b 5-12)

⁴⁶ 見 T 54.2128.312 c 15-16。

⁴⁷ 見 T 16.665.403 a 7-8。

⁴⁸ 見 T 54.2128.499 b 19。

⁴⁹ 這可進一步參考唐靈泰《〈成唯識論〉疏抄》用「鷲峯者，即耆闍崛山也」(X 50.819.129 a 18-19) 來闡釋唐窺基《〈成唯識論〉述記》一句話，不過現傳本《述記》字形已不一樣，作：「陵鷲嶽而飛高」或「陵鷲嶽而飛高」(T 43.1830.229 a 23)。「鷲嶽」是中國本土的用法，未見於譯典，但出現的年代相當早。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第七引王僧孺之《〈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其中說：「斯蓋鷲嶽、鶴林之別記，寶殿、孤園之後述。」(T 55.2145.51 a 2-3) 至於「鷲嶽」，可能是「鷲巖」的訛誤，因為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路由靈鷲巖」句中的「鷲巖」，《高麗藏》外的木刻藏經作「鷲嶽」(T 4.192.19 a 18)。

⁵⁰ 見 T 51.2087.921 a 20-22。

⁵¹ 「鷲臺」僅見於本土著作，從來沒有用在漢譯佛典上。

⁵² 「栖」，原文作「跏」，形近而誤。「跏」是「遷」的或體。下一段慧琳《音義》引文，問題一樣。

⁵³ 見 C 57.1163.64 c 6-9。

⁵⁴ 當今數位化的佛典找不到其他任何「伊沙崛山」的出處。依初步考證，此稱謂應該指《溫室洗浴眾僧經》「佛在摩竭國因沙崛山中」(T 16.701.802 c 8-9) 所謂「因沙崛山」。隋慧遠《〈溫室經〉義記》認為：

「『因沙崛山』，隨別以指，此猶經中『耆闍崛山』，傳之音異。此方名為『靈鷲山』也。」(T 39.1793.513 b 21-23) 另參唐慧淨《〈溫室經〉疏》：「『因沙崛山』，此云『靈鷲山』。」(T 85.2780.537 a 18) 「伊沙崛山」的發音類似巴利典籍所謂 Isigilli，是摩竭國王舍城附近一座山的名稱。

⁵⁵ 現傳文獻中似乎不載此山名，不過「翻經沙門大乘基撰、翻經沙門慧琳再詳定」的《法華經》音義裡「鷲鷲」下的解說可以參考：「上丁堯反。籀文作『雕』。《穆天子傳》：『爰有白鳥青鷲，執犬羊，食豕鹿。』郭璞：『今之鷲，亦能食羴鹿耳。』『鷲』音『就』，梵云『姑栗陀羅』，或言『揭梨闍』。《山海經》：『景山多鷲鳥。』《說文》：『鷲，鳥黑色多子。師曠：南方有鳥，名曰差鷲，黃頭赤咽，五色皆備。』《西域記》：色蒼黃目赤也。」(T 54.2128.486 b 19-21) 《說文》引文的「差」是「羌」的錯字，而宋以後的《說文》傳本，「咽」字作「目」，參《〈說文解字〉詁林》4.397。

⁵⁶ 見 C 56.1163.904 b 5-13。

⁵⁷ 見 T 34.1723.665 b 1-2。

⁵⁸ 另外還有唐僧祥的《法華傳記·講解感應》在《梁釋法雲》的傳記下雙行夾注：「出《別記》。」(T 51.2068.56 c 6) 唐道宣《續高僧傳·義解篇·梁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中亦載：「如《別記》述。」(T 50.2060.465 a 12-13)

⁵⁹ 見 T 8.245.825 a 7。

⁶⁰ 原文見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耆闍』名『鷲』，『崛』名『頭』。問曰：何以名『鷲頭山』？答曰：是山頂似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頭山』，因名之為『鷲頭山』。復次，王舍城南屍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噉之，還在山頭，時人遂名『鷲頭山』。」(T 25.1509.76 c 13-18)

⁶¹ 「群翔」二字，現傳本作「導類」，《大正藏》的日本編者懷疑應作「尋翔」。

⁶² 見 T 33.1708.365 a 8-29。類似的一段注解見於唐青龍寺翻經講論沙門良賁為不空「新譯」《仁王經》奉詔所述《〈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參 T 33.1709.439 a 2-19。所謂「真諦《七事記》」可惜未傳，不過根據慧苑《續〈華嚴略疏〉刊定記》等唐人資料可以瞭解其梗概：「依真諦三藏《七事記》中，科此證信序以為七事：一、『如是』者，標所聞法；二、『我』者，出能聞人；三、『聞』者，親承音旨；四、『一時』者，善合時宜；五、『佛』者，顯能說師；六、『摩竭國』者，彰說有處，七、『觀自在』等者，表非獨聞。」(X 3.221.598 b 4-8)

⁶³ 更有創意的是隋天台智者大師說《〈觀無量壽佛經〉疏》：「翻名『靈鷲』，諸聖仙靈依之而住。」(T 37.1750.189 b 10) 智顛此說可能淵源於《大智度論》所謂：「復次諸摩訶衍經多在耆闍崛山中說，餘處說少。何以故？是中淨潔，有福德，閑靜故；一切三世諸佛住處，十方諸菩薩亦讚歎、恭敬此處；諸天、龍、夜叉、阿修羅、伽留羅、乾闥婆、甄陀羅、摩睺羅伽等大力眾神守護、供養、恭敬是處。如偈說：是耆闍崛山 諸佛所住處 聖人所止息 覆

蔭一切故 眾苦得解脫 唯有真法存。」(見 T25.1509.79 b 8-17。此處版本問題多，暫以《麗藏》為準。) 而《大智度論》該段又酷似法護譯《大哀經·法典品》：「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威神之所建立。其地道場，諸菩薩眾所共咨嗟；無極法座，天、龍、鬼神、撻查和等，咸俱歸命，稽首為禮，而於佛土宣暢德本。」

(T 13.398.409 a 7-11) 不過智顛《〈妙法蓮華經〉文句》提出：「『耆闍崛山』者，此翻『靈鷲』，亦云『鷲頭』，亦云『狼跡』。……又解：山峯似鷲，將峯名山。又云：山南有尸陀林。鷲食尸竟，棲其山時人呼為『鷲山』。又解：前佛、今佛，皆居此山。若佛滅後，羅漢住；法滅，支佛住；無支佛，鬼神住。既是聖靈所居。總有三事，因呼為『靈鷲山』。」(T 34.1718.5 b 28-c 6) 依此，似乎也看到《增一阿含》的痕跡(參 T 2.125.723 a 16-19 等)。

⁶⁴ 參第 51 注。

⁶⁵ 見 T 24.1462.727 a 17-21。

⁶⁶ 傳統梵語注釋似乎也只有鳥棲、山形兩種解釋，但在西藏學者筆下，跟中國古德一樣，衍生出不少本土的理解。參 Donald S Lopez, Jr. 著 *The Heart Sūtra Explained: Indian and Tibetan Commenta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第 36、141 頁。

⁶⁷ “gijjhakūṭe pabbateti tassa pabbatassa gijjhasadisam kūṭam atthi, tasmā gijjhakūṭoti vuccati. gijjhā vā tassa kūṭesu nivasantītipi gijjhakūṭoti vuccati.”

⁶⁸ 最豐富的相關討論，見唐智雲《〈妙經文句〉私志記》(X 29.596.217 c 4-218 a 6)。

⁶⁹ 或「兀」。

⁷⁰ 如《道行般若經》「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T 8.224.425 c 6)。